



橫槎集卷之八

僊居吳時來惟脩甫撰

門人橫州楊材

侯鵬

劉汝桂

劉汝松輯

碑

廣西太平府學宮重脩碑

太平故交趾麗江漢唐以來與思田諸司槩為

羈縻之地有國始內服設流官乃有學其部落
長官猶半用其土酋峻嶺帶江詢美而風物不
變其舊宮墻門廡歲久而蠹丁巳秋金華章侯
藹來守祇謁愴然若懼弗承曰吾中國所以異
於夷狄以有孔子之道也彼百蠻之長所以納
土受印譯言贄珎以漸知尊孔子之道也乃廟
貌不飭夫啓遐必厚俗成大罔恤小於時謀有
衆程土物約委積卜吉移檄會提督軍務侍郎
莆田鄭公綱巡按御史晉安陳公道基督學副
使樂平黎公澄分巡僉事安福歐陽公瑜弘恢
遠績加惠敷文咸報允如侯議是用命日祭告
易蠹以新先文廟次門廡負埴桴石以漸僦工
翼翼言言觀者興起始事于嘉靖之庚申三月
三日迄至竣事贊成則通判王汝奇暨左州知
州蘓于汲督工則教授劉珠訓導梁奎蔣中濟
典史江應期隨遣學生李雅然何統具幣橫槎
徵吳時來為勒諸碑來惟孔子之道在六籍儒
先之述備矣奚所旁搜曲引以滋惑諸生無已

則推章侯之意而為之說欲用夏變夷道莫先
貞教由教則不必太平將盡變西南夷為中州
不難或難之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
天地之有陰陽自生民以來未之有變也若之
言則春秋嚴華夷之辨劉向謂禮樂不施於夷
狄無乃過歟是不然宇宙並生無華無夷聖人
作為之君臣義父子親明五教以厚風俗欲人
之自別於禽獸也故率吾教者則華之不率者
夷之非夷之也習俗雖異人理攸同彼固未終
以蠻夷自甘不欲一進吾中國之貴者故鄙夷
之以發其端若今幡然令圖又未嘗不與其進
所謂不屑之教聖人柔遠能邇之微摹也昔夫
子欲居九夷矣其端不越言忠信行篤敬其效
至素夷狄行乎夷狄非虛語也三代盛時陸渾
鮮虞徐戎並處周魯之郊西蜀閩粵故稱荒服
爾乃風氣一開而人文煥與中州頡頏天下曷
嘗有不可變之夷狄所不可變者氣習之難除
蓋由不學故也誠有一豪傑之士出于其間知

服孔子之教彼且自鄙悍鷙勃逆之氣不可一朝居將盡變其所為夷者親親尊尊一變再變而永底于理于此有小人焉象貌肺肝皆小人朝知變朝斯君子矣夕知變夕斯君子矣天下曷嘗有不可變之氣習變不變人寔為之則願自諸生始夫章縫鼓篋而稱士宜其一言一行先流俗而以學古自期乃若入孔子之門而背其學不講且無以拔乎今之人其亦奚觀之故願諸生者先之將他日揆一方人文之開自諸生始既勒侯之勤而附茲說毋亦以堅夫四溟之外八埏之表凡為夷而不知所變者其詞曰含氣之倫秉理惟均不學無術迨與獸隣有開必先作者在人文翁化俗歐陽起閩有美章侯詩禮遵遵出守遐郡勤恤在民謂政有基易俗明倫謂蠻不率不遜不親有廟弗嚴苟展厥誠爰告于廟言告言成言告言成允妥厥神奕奕鞞鞞以啓我人滌瑕盪穢皆偽歸真文明自茲如廟斯新蠻貊之邦爾乃申

申謹告頽石後祀來繩風聲勸迪八表同仁
居之何陋聖訓可貞

伏波廟碑

吳子既道烏蠻之灘展謁伏波將軍之廟出而
喟然嘆曰夫思生於激乎或問之曰何謂也曰
不觀諸水乎不激不舞是故急峽危湍束而張
之當伏波征五溪被煩言也南中之人曰斯非
曩昔之安定我者乎而若此當其衝瘴瀉度鬼
門駕樓船剝徵側鏢柱分茅所至諸郡邑為治

水道何勞巨而功利博也乃不利五溪而若此
於時即伏波故所駐軍地而廟祀之夫有功不
祀先後何限而茲貌獨嵬故曰不激不著或曰
意苾明珠劃雲曠卷日月益用彰灼於伏波何
與吁嗟乎安知伏波之不自為謗地乎夫功盛
難居自古然矣即以光武之寬中厚仁其所保
全功臣不可謂盡無周防之慮况如伏波瞻智
宏猷有進無退謗固易生何者智等不忌智獨
露斯忌功等不忌功高世斯忌初公與二十八

將同起草萊既而徼天之福事定功成各各就封若伏波亦與之同饗堅厚保已有富貴即交趾之役公可媮孺轉脫况復五溪然而衆皆退而公獨出即不以明珠文犀謗必他生惟由明珠文犀或可損衆疑構之心古之人苟自濁而可存國体免大患不憚為之如范蠡之居積王剪之田宅皆是也况于穢其迹繫其道此伏波之深機遠慮善藏其用或未之能窺歟不然蒼葢可不載軍還而載蒼葢蓋既示之迹矣人未有不群而望之也蓋必有為為之也於戲其難矣貪盛非智計免非忠以伏波之智勇忠貞且懼不免一不當事機致讒隙並興藁屍待聽史臣謂知機盛滿之戒能訓其子孫與吕种松固諸人輩而不能回之自鏡遂為伏波累抑豈知忠臣志士有所必為之志非徼倖一朝易盈滿者比以彼其時功成就退豈非易事觀夫浪泊飛鳶之嘆武陵明月之曲又何嘗樂淹絕地不生歸哉顧其志在國事一方未寧若撻厥躬故

其對孟冀猶以功薄自嫌而請擊匈奴最後五
溪弗靖披甲據鞍以示可用英風猛志奮激千
載辭榮若脫赴難如趨彼所謂老壯窮堅能踐
厥言者歟用是益知薏苡之載不獨自全抑將
自汙自辱以為他日陳力地故曰載薏苡有為
為之也廣右及湖南辰永間凡伏波所過地皆
有廟廣右諸廟祀功也所謂以勞定國也或祀
望也抑有激之歟然而烏蠻尤顯著者廟代有
脩葺明嘉靖三十六年橫州知州高君士楠復
為之易材重丹既已未九月以碑事來請竊以
公之志其尚未昭也姑載茲說而復為之詞
於赫天挺發跡西疆定節吐奇識真佐王滿
盈斯易稍成冀退惟公益堅鞠躬盡瘁世忌
太素惟曲乃全存君愛國理有固然外懷汚
辱中明風槩略掃雰雰功鋪宇內磬彼烏蠻
鎮壓南交有廟斯嚴克配銅標孰令祀之遺
思有類聞其風者懦有立志孰脩茲詞丕揚
微計載詞載石與廟同世

海棠祠碑

海棠祠祠宋臣淮海先生秦觀也在橫州郊西之海棠橋側即先生故所寓地後人高先生之風為亭其上又改為書院實與祀典未載初橫人以先生風義有益於其鄉之人合祀于時祀先生于鄉賢議者以事先生不宜以鄉乃又祀于名宦既又以先生編管也處非所據于神未妥二者皆非所以康先生也推先生之志即生而血食之將舍而棄去復奚後之祀不祀羨耶從後觀之謂先生為橫人可也莫土非吾也謂先生為名宦可也人有餘思也嘉靖乙卯南海高君士楠來守州事因亭宇圯壞方積需謀為脩之適先生之後人有秦某者以靈山丞過橫復以請于高君乃為之立棟宇築垣墻將迎先生主祠其中于是議專祀今之論先生者曰詞人詞人甚又沉迷禪旨以寫佛書為徼者所乘致流竄無寧日吁誰從而論先生之世耶先生初為編脩與蜀黨諸君子忤時宰章惇輩乃御

史劉拯承意劾其脩實錄詆誣被謫處州寔與
范祖禹諸人同既而以寫佛書徙柳州既而徙
橫州徙雷州蓋憂憂乎靡有寧處唐宋以來高
明操厲之士半入禪家而趙清獻二蘓公黃魯
直諸人乃其尤者豈學道未純而好高異之心
易投難拔亦不覺其深入歟及觀逆旅集海棠
祠有本無本等語乃知先生之參禪皆其居困
之時借以解外紛以舒其抑鬱無聊之意而寔
未嘗有害于吾道也若致患之因即不寫佛書
其遷徙猶是也不究元佑碑中諸黨人寧獨少
游耶乃為之歌曰

歐歎肪脂宅南方臭肥滅鼻幽以芳山澄水
碧清夜光奎婁錯落燦文章舌聿之吐離毫
芒危難之安思所傷委命大郭托醉鄉含苞
元極淵橫洋闕閔靈室配崇岡風流後嗣宜
久長

景先祠碑

景先祠祀陸之有令德并事功節行之長茂流

于世者若漢太中大夫賈若吳令烈若續若康
之守武陵若績之守鬱林若吳將軍遜與弟瑁
與其諸子曰抗曰凱若交州刺史胤若抗之子
曰機曰雲若詹事曄若司空玩若侍郎瓘若尚
書納若長史慧曉若絳若襄若瓊若餘慶若元
方若平章象先暨弟景倩若汝州刺史長源若
南金兄弟若博士德明若唐宰相宣公贄若龜
蒙若太傅軫若左丞相佃父子若九韶九淵昆
弟凡三十三人祠孰為之陸君湯臣致茂州事

歸為之祠在所居之東北隅祠堂三間以宅主
左右前凡十間為書室中為門榜以家塾其外
門曰景先立義田租百石祭祀所餘盡以佐師
生費及資宗族之貧乏者祠始事于嘉靖四十
年十一月以次年二月告成於至日合族人以
祭于四十公者若始祖平江教授思聰若曾祖
嵩祖教諭堅若厥父廣州教授嘉鯉雖有家祠
今仍附祀于茲先是厥兄舜臣歸自德慶布家
政收族人譜其所自出懼先猷罔所明徵後嗣

靡觀乃列前四十人行事纂為要語令陸諸子
孫誦法至是祠成二陸君問所以詔其子孫者
于吳子時來吁躡哉二陸君之所以貽孫謀者
至矣來小子何以加諸因問二陸君曰夫莫非
陸氏祖乎二陸君曰即諸陸不相祖也夫誠可
景焉斯景之矣吳子曰景行先哲則于其粹然
者矣獨不令效法周孔歟曰人情驟語之以周
孔則退然如不容步及語其祖先之善則愚夫
婦皆節節喜談誦此無他親之也吾固以取裁
周孔不遠于伐柯諸先公也夫是為之階也吳
子曰善哉二陸君之詔其子孫也他人有一善
猶親親景之不衰况陸之諸先公乎論世尚友
不為陸氏子猶且知嚮往况為陸氏子乎夫造道
有膚裏而操行殊矣逢時有污隆而事業判矣
若諸陸公之行業取節焉夫孰非周孔之道歟
文之以禮樂是在后嗣雖然進而習其說退而
忽焉雖終日景焉善在先祖而我猶徒也景之
其在立志志斯積學學斯訟已能訟已斯明心

夫然後脩然以自新也介然以自好也而諸先
之德業自我出焉斯善景矣不聞太中有言天
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矣
陸氏子其力斯語

橫槎集卷之九

僊居吳時來惟脩甫撰

門人橫州王僑

管大成

李華顏

楊光庭輯

書

與陸三巖

昨足下訓物為獨正與鄙人前時說物為至善

此等語甚好但以己意推測終非聖經本旨有
物渾成乃是一句虛設話頭不應將實看他語
至此處極精極微又容一箇字謎與人猜物即
事物格者至也乃古說文唯是至之一字方體
貼得格字正當自古聖學只一正心而心所弗
正必意之故孔門消息只在王伯誠偽間討致
知者觀法也所以考其誠不誠也著誠去偽歸
之王心而止故曰明善誠身誠即王心即生所
謂正念良知乃王心之靈明而靈明之照臨處

謂之物王心流行于事事物物之間斯謂之格
誠之一字大學真訣故格于鬼神只在洋洋如
在一念之中易觀卦即儒門觀法曰盥而不薦
惟此盥而不薦正洋洋如在之初而王心照格
之極處以此格神何神弗格以此事親即格親
以此事君即格君故誠之至處謂之格誠之所
至必有其物一以貫之所貫即物至之一語最
妙惜程朱二夫子用之而未究其義陽明近之
而尚隔一塵今足下訓物為獨此與陽明語意

相合生謂不必如此說慎獨二字合誠意致知四字在其中謂獨為知而慎即是誠謂意為獨而慎即是知知之所至誠必至焉誠知合下正是慎獨此謂之格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好惡真體即盥而不薦之初念即無以尚之好不使加乎其身之惡正是格好色惡臭非物而何生故曰誠之至處謂之格此語頗自以為特達孔庭可質不疑非足下誰與叅

二

王心二字三巖信得下否苦志三年討得這一點甘味殊有神授我者驗來恰有受用王心乃真心也此之謂龍德此之謂乾體堯舜性之性此也湯武反之反此也五伯則假之一假之后王道從此遠矣生民從此不被明德新民之澤矣孟子諄諄明王道只是討這一點真心凡胸次有粘帶工夫有間斷都屬妄心惟此真心一真百真一了百了惟此真心徹頭徹尾不可思議仁真仁謂之至仁義真義謂之至義禮真禮

謂之至禮智真智謂之至智以生謂之性以純粹謂之至善以廓然謂之中以發動之明覺不假思慮謂之良知以發之果決不假學習謂之良能以其良知良能謂之才以其發動而見於喜怒哀樂謂之情以其無過無不及不可增減謂之天則以事君謂之真忠以事親謂之真孝率此謂真道脩此謂真教單指之謂之真體統言之謂之誠所謂純王之心此心也以此純王心行純王政便是真體流行便是格物此一真心乃來之卓也禪家所謂真如即此仙家所謂悟真脩真即此惟三巖可以語此今日用脩証與為人設方略莫若正念惟真故正念乃心之發動蓋初念也人人可論事事可求謂之工夫即是本體謂之本體即是工夫靜無而動有大本而達道也其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語至此不覺手舞足蹈恨不得與三巖面證之何謂飛昇此為飛昇何謂獨尊此謂獨尊三巖迅來與爾共之

與歐陽三溪

來教謂良知陽明之說甚詳竊謂說之詳者良知障也乙卯春與雙江聶公講于蘇州聶所說大略與公同曰至善即良知來應之曰如此則大學止至善三字聖功已畢又何添下面許多名色性靈無相知與善同體而異名善外無知知即善之靈明知外無善善即知之本體佛氏之學斷棄倫物直以一語截下吾儒却須正其名義方可入頭豈是前古聖賢簸弄文字直是

為后學設階梯重重指出令其步步可依有明德之明有明明德之明總是這箇明體有良知之知有致知之知有知止之知總是這箇知體善何以明也欲明乎善則明以本體為工夫良知何以致也欲致良知則致以工夫為本體故曰良知鏡之光也以知言之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天知也所謂德性所知非見聞所知是也今必曰人所不慮者其良知也則義不貫矣孩提之愛孩提之敬此之謂善心

然此善心莫知其所由来知此為良知能此為良能性之才也然既謂之知愛知敬則未嘗不就其有覺而言陽明曰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陽明亦指是非而言蓋即知體也是故仁天仁義天義禮天禮知天知四德同出而異名今欲舉前聖所立名義一併迅掃惟是歸之良知恐未透得古人真竅今學者無路可入來但教人明善與其以良知即善不如指善為善之之為易曉也與其以善即良知不如以知明良知之為易曉也明之為何良知是也善為何性體是也本體與工夫互自相用程伯子曰明得盡時渣滓便渾化此公致良知之說也又曰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則來今日苦心事也請合而觀之不獨解來之感亦開蒙后學不厭瑣話

二

來教文義入解不是真解正謂來前書逐文義知解信然來嫌未能入解耳承以入解見許即

粘帶文義來固所不辭也。雖然文義乃吾儒入門，豈可不研究，辟之適國都者，路數雖多，必須走過方知其條徑。某條迂，既到國都前項路頭，自然丟却回頭一想了了。在心却不可謂不由前項路數也。來初逐文義與不暗文義較別，既稍稍脫疑文義與逐文義，又別學聚問辨此龍德從門而入，若尊德性不道學問，則非所以尊德性求放心，便是學問學問正所以求放心，原非二事也。近講者類以文公窮理之言為非，未免矯枉過偏，殆非聖人博學蓄德之教。今日承公默對顯證，正為此事，即恐未能離下意見，亦恐未能丟却文義來，但挨聖門窠臼，由聖門梯階，蓋嘗百倍研究，非敢便謂入悟，即此文義聖門設立正審問明辯中一事也。安有無翼而飛無梯而上者哉。當下頓悟此等話頭來，亦稍知亦稍能說，但細細體驗終非踏實，徒作一口標致話耳。有能當下透最上一機者乎。吾輩悟須實悟，脩須實脩，學須實學，問須切問。日來惓惓

實悟，脩須實脩，學須實學，問須切問。日來惓惓

請教正欲求公指點又不自知過來工夫是否
真正求公指摘來大意至善是本體知止是工
夫致知是下工夫格物是實下工夫是來自家
自證亦先聖成言此等文義須得理會正當願
公其再教之可也

三

施顏兩生者回辱寓長箋反覆開諭來何幸獲
聞斯語其間精微略承當得起既敢承當而又
苦爾往復不厭饒舌者大意謂未悟之先須用

研究既悟之後須用保守來器根淺薄原非頓
悟不敢語頓悟一機今非便頓脩者安敢涉頓
脩一語但將已病自查幼服父訓苦志砥行却
不意其中有許多夾雜行未能成徒種一功名
的根既而博覽書籍以為因文見道然此博覽
中全是玩物喪志底事道未能見又種一文字
的根二根既深諸病相引而來只緣未曾百倍
訪求不能透此一關掬水捉月光景可翫月不
入手謫來無事假詩書陶寫又學習靜觀元始

乃知前項作用前項文辭都是兒戲弄影不由自家性命因而掃除專意靜業靜中雖知前項舊業無所愛用然病根原在時時發作打掃難淨中以無效而輟者凡幾矣既又發一狠心致死求之但見正念一起百念皆消因省佛家所謂覺所謂智慧真當下直達不犯纖毫力者來此時如天開霽景洞然無疑一切欲根不假掃除不知其消融于何處不容些子夾帶因識得自家面目原自如此來教所謂如日中天雲翳

自散來於此時直承領得過乃知陽明良知之語原從此處得來故今論學直截莫如良知一語來所為深信而服膺恐其失之者也若謂聖學極功止此而足則語涉圓融使人無把捉處初學之士滿腔雲翳雲眼開時日光曷嘗不露但無風力掃蕩終不廓清念有正有邪東滅西起能一一照而破乎來諭千變萬化千緒萬端過去未來吾之良知皆有以照之即前所說是已然此光景易見蓋亦易滅擊石生火非比始

燃能常明常覺不復埋沒乎顏子之卓得於吾
才之竭又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后何吾輩得之
不難而不違之易也又云一有揀擇去取之心
又為吾良知之障矣揀擇去取禪門所忌吾儒
擇善正是揀擇固執正是去取字面雖同指歸
則異故從擇善中出方是實悟從固執中出方
是實脩今但曰良知而致則本體工夫盡在其
中凡聖門所立博學詳說慎思明辨法門一槩
指為補湊而盡撤之是不擇善不知此理將何

發明良知一照而破凡固執一切非功是廢篤
行將何保守來今戚戚然心痛之痛聖學之不
明而后學無所把捉也夫子與子思非不知一
貫二字已盡乃故設立許多名義指出真藏破
碎本體蓋其心誠苦不憚反覆為學者詳告之
也今乃以良知二字盡之然則陽明之設科賢
于夫子子思遠矣講者理會良知二字慣熟千
口一律做成一羌舊話不如依傍聖經步步踏
實可自脩證大都未悟求悟已悟保悟存理去

欲積日漸脩不以光景自足好與樂仁與勇都
是知後工夫此入門保業正法眼藏辟之一陽
來復此頓悟也然必待三陽之後氣候滿盈萬
花齊發此漸脩也十五志學以至七十不踰非
漫語虛設此意甚苦不得已直陳所見願公略
舍高明俯意詳看知不能益於明公庶幾有益
於鄙人

四

來諭謂來只緣不達知行合一之旨來暢然有

省躍然有喜向謬以為頗有見也由今於大道
秋毫之端萬分未能處一誠然其未達也雖然
唯未達故求達公其毋憚三隅之復雖然謂所
知所行同是物可也謂能知能行同是物可也
若謂知即是行則其間尚湊泊不來知者就吾
之所知而言行者行吾之所知而言知及仁守
守其所知也誰其知而莫成成其所知也非苟
知之亦允蹈之蹈其所知也謂守謂成謂蹈為
知必不然矣知之好之樂之聖人明言之矣好

者好其所知樂者樂其所知若以知即好即樂不幾於使人不復求進於好與樂之地耶知行合一之說雖名曰合其實有二體焉惟體二故曰合一其言曰知之精實處謂之行行之精明處即是知是行中有知知中有行可也謂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不可也謂之知行合一可也謂知行為一不可也聖人非不知知行齊下分拆不得但欲人步步觀驗轉轉循持不得不細細分拆指出又恐人不篤行故每每以躬行為訓

陽明以不行不可謂之知是矣既不行不可謂之知是行固為重與其就知上合下行字不如就行上合下知字使人知行之難而實用其力方有成立今談說性命入微入化即孔子孟讓其直截而行多不逮言違其心豈非不復脩行之過與來病證甚多於良知甚有悅悟胸中淘洗不淨多是因循放過乃知古人毋自欺一語千古活人靈丹不欺者不欺其良知也即誠也今日切切請教正欲於此處討箇安身立命公所

橫林集
指在良知來所指在誠但玩誠明一章不必將
知行分合解釋字義如公所指實致之即是誠
即是行知為先行為后象山此語自好陽明并
象山此語過之以為未離舊見此却陽明受病
處來未敢以良知為非但知后加一誠字證之
前人之言明明白白語之后學人人可曉公其
詳察之可也

與董廓然

道體日來當益和平弟自別來途中了了不但
塵根即諸意見亦若有以撒而去之乃知所謂
無緣起悟即此便是無緣起悟來教云念頭不
斷正是落在念上以念逐念相引而來也所謂
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只緣未曾識得自家未免
拘泥前言被其纏縛夫念頭即聖人不能斷但
有正念有雜念正念乃雜念藥石古人操存求
放心等語不成有兩心相逐正念起即雜念自
消正念便是無念弟兩了了只討得箇正念流
轉胸中萬把亂絲一齊斬斷只此正念無柰工

夫不熟竟是玩弄精魂大意只在反身去欲存
理猶不可以一時光景自足故為漸悟實脩之
論脩而不悟固非自得悟而不脩雖得必失兄
幸細覽一一批示吾輩正欲明白此理不惜費
詞可也大安丸因少茯苓以致遲久今製完并
新熬三冬膏奉用如病中得箇主宰以為調治
之本效比膏藥尤倍

二

得手教審道體日強手戰正是虛弱正見初愈

本相乃可用藥承批駁三溪書詞旨尚自牽纏
墮却意見亦於陽明良知之說看未破以此知
兄胸次尚未打疊淨讀此書喜之不勝與兄相
處四年今日乃聞此語吾輩若不以此相質亦
枉人前稱同心也因將已心圓訊所幸有志為
善不欲為惡殊不知為善之中却有許多惡證
不入世情即落名心千瘡百孔無處非病前與
三溪不欲作泛常語直揣腸臟自寫供招不敢
護疾正為求醫所舉功名文字乃其逐物之念

未割者若其過惡豈特斯二者又止未淨而已
來書云厭棄二者正是受病處有所厭必有所
嗜今所嗜者果皆道心與抑與二者無大相遠
此善利之間舜跖之所以分也此已被兄一言
道盡但弟前書正謂審其是理是慾是舜是跖
惟此一着可以入門即功名文字豈皆無所為
而為之善心與若果無所為而為便功名文字
有何所厭來教云年來苦心此中少有見然未
敢以言語相質證者亦自謂見之非難而實體

為難向時工夫間斷終是氣習難除不欲托之
空言此恐兄尚未有見即與弟私相質正亦未
不可所謂實體為難與工夫間斷氣習難除都
緣未見若真有見自有所嗜便自欲罷不能工
夫不至間斷氣習不至難除以此敢謂兄尚未
見也來教云徒憑人間根脚恐只是好名利痼
疾抑無衆人說國王與吾輩須自卓立一切世
情淡得下直是人不知而不愠此是自家受用
不靠人聲援此是腦門一棒但不知兄所謂卓

立乃自立得脚根不靠人聲援之卓立抑顏之卓立乎若自信得顏之卓立又何患氣習之難除恐淡得下者直伏而未發耳况且查氣習被何束縛至於難除既束縛難除又何受用即不靠聲援終屬意氣承當又且想平生好文字是何心即今便會淡得下否此可自觀本相也况大意見講者徒務虛名故切切以此為戒然却以人為鏡不是以己為鏡遂成廢講之意弟往與兄正惡此輩進而與講人處見其徒是立門戶靠聲援未曾脫得聲色貨利之途退而與不講人處便是沒溺於聲色貨利之途彼講者原未見講之有益不過以其名而赴之彼不講者原非真見講之無益不過以其名而避之其為妬之途則均耳吾輩所講何事何不講明其實體者必以不講為主恐因噎而廢食亦未免護疾而忌醫弟自悔有志不成緣無切磋琢磨之友其病只緣未悟若得悟時辟人疾病危迫自能切切尋醫今忌醫者原非急迫之病也兄幸

勿以無過為平生之幸須以有過能改為今日之幸一行訊問看何供辯弟自供惡人也幸承教方齋戒沐浴矣願再加鞭笞當出肝肺以見莫又謂其有激也

三

三溪出手教并贈文甚悉切劇文中說良知本知愛章又引仁人心一段發明知兄於良知二字信得及時矣千聖話頭不過如此但不知從實體中打疊出來抑文義中會理出來若果打

疊見得如此吾道幸甚因省前書謂弟於陽明良知看未破弟實不曾將此章兼搭來講雖然知愛之知與致知之知原非兩知只緣陽明分却良知與知為二體自成矛盾弟因三溪有不

可揀擇去取之說其弊將使人不復知揀擇去取事然吾輩擇善乃不揀擇之揀擇取義乃不去取之去取豈可無得弟但自驗胸中纔着一事急忙遣去便好略一將就遂至牽引遂難斷割須起一正念以持之不然日流於閒居之小

人而不自知故所喜於良知之說謂從吾獨知處自克之求不自欺此良知而已不欺却是誠是弟之所指良知乃引子其實藥力還在正念程子曰學須誠知誠養是弟之霸柄也往在松時楊抑齋問弟諸公紛紛講學却於聲色貨利這層粗皮不曾磨礪得去弟應以講學正欲磨礪這層粗皮去得粗皮便見木心自堯舜以來只是道心明此之謂明善見此之謂見性美大聖神只從此出更無別項名色即有許多名色

不過就時就事就條理上而強加之名吾輩須自家體驗不必東援西引兼搭附會為他人串貫文義孔門言仁仁是何物又言復禮禮是何物孟子言集義義又是何物今人好占地步因見周子不由師傅默契道體便別立一番言語謂自己出為奇復恐無徵又必附會前言為據只緣自家本心見得不明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後人便道忠恕不如一貫其實大學一部正從一貫語中番來子思却不言忠恕又言中

和後人便道大學不如中庸其實中庸只就大學之道一章番來若還不悟自被許多名色牽纏若還悟時直是一物弟於陽明良知二字蓋頗信過又於知后言誠者乃深信實體之中尋究出來自誠明者先天也自明誠者後天也二語合分之際湏一安插停當乃知誠之一字非弟硬立一說也弟每得兄書每將腸胃病刮一番雖未便打疊得淨然今年看昨年已覺昨午都是非今日看昨日已覺昨日全是過則誠愛講也兄誠真心求之即欲不講不能矣知兄自有主張弟固掇動不得若肯虛心未必無可掇動處兄誠思之思則得之矣

四

昨訪陸三巖出兄所答書似有未平意其中稍藩籬三巖不過欲病時觀驗耳弟昨訪之會其嫁女問之覺擾攘否三巖曰擾攘弟曰居山許多年養那箇孩兒做恁的可見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還是箇真正爐鼎三巖默然三巖近

有迹墨歸儒之機若其歸儒又吾道一羽翼

五

日來此竅信得如何若果信得何怕他七重鐵
城願與兄沒身圖之象山口若無着實師友不
是各執已見便是恣情縱欲此言最喫緊更願
兄時時責戒若不從此出門縱然做得好亦只
是氣魄擔當存理去欲之言雖尋常覺明白有
滋味兄試自觀驗道體初愈最忌怒氣請即於
怒時驗看怒起時怒歇時作何氣象曾否中節
當怒即怒怒發即止但不為所遷莫非天命順
應此便未發時氣象便是中節若當怒不怒因
何不怒怒時過節因何過節便是縱情便是逆
性便是人心故願兄以怒自驗可以養心亦可
以去病吾輩工夫只在日用上自驗

六

承枉訪喜兄立談登悟甚為吾道幸凡人不敢
擔當者直是未見繼自今兄即欲不講不擔當
恐不能已昨別時微兄有喜色得無落三巖船

有箇空字在耶毫釐千里空得空不得更須自
體認由人說不得遲之竟當以吾言為然別兄
後隨得豹谷書有此意見想會兄當一冰釋三
月半間當拏舟奉報紙上千萬言不如一面答
渠書并小詩覽畢轉之

七

得書知道候甚康甚慰所云右臂患濕夜深微
熱此不為患善調之易解耳又云三巖昨與書
似不相通則未知其書中所指大抵吾輩對談

尚有抵牾心之精微言豈能宣祇可意會即如
弟所謂人事紛沓不見勞苦我方見靜養有功
此言自覺味長兄又言稟受自有強瘠不須以
此驗之則未免似不相通勞苦自爾勞苦不見
勞苦我自是不勞苦我即如患病不見患病我
自是不患病我有人負百斤日行百里雖強有
力矣自是勞苦古人有不遑暇食者然有至暇
逸者存有鞠躬盡瘁者然而有至安樂者在請
兄其靜思默證之

與陳豹谷

日承教縷縷歸來驗益親切吾儒原有性宗却被禪門道去其曰心如明鏡是也然此明鏡本來明明一惹塵垢便須磨刮此易之自昭與大學之在明乃吾儒宗旨可謂倚天長劍拶透端的斷人命根者矣人但不實做做則念念精專便是聖功即此念念便是磨刮即此磨刮便見本體然亦不易矣故來謂見心不難養心難欲人參透無如今其打疊念頭存理去欲積日漸悟卒有超脫之日若謂落在念上此言念不可落耳安可不念克念作聖亦是念上故正念為聖教丹頭半生學力只透得此正念一語愈咀爵愈滋味願公理會而詳告之

二

承批駁詞旨肫切不勝欣悅但恐日易墮落虛成話餅誠從此進步敢忘夾持今講良知都着二字文義縱然談得高妙只箇影子陽明良知活活的不當泥着文義向承如日中天之喻此

乃實際生所與三溪講者正欲實用其力向日
光出頭不欲徒得這些光景而已來教云人心
之神明至靈也凡所不肯為未有為之而不成
者不勇也則生前書自咎用志不力欲知後加
誠字非謬也又云古人為學須是自信其心陽
明良知之說講之詳矣因與晦翁少異以至于
今蓋以天下從朱之久也此前已面陳之凡以
同異辯者皆堂下見也若身在堂上誠見其是
雖異教尤取之况陽明乎理誠不是雖六經猶
不必強附况朱註乎今正以信諸已者不敢不
求正耳又云以鏡為喻非昭物乎自然而明其
本體也必須磨刮以為照本則落佛氏之第二
義信心不及矣心一也有為塵垢者有為磨刮
者又有為照本者未免工夫支離此言勘得精
切但未會鄙人取譬之意又將以文害之心本
無名名由見立鄙人自揣十一二歲以前便是
光明的鏡十四五後便塵十六七歲塵漸重班
垢駁雜不可勝說故欲磨刮此塵以還初體若

以為落佛氏之第二義則正欲破此一說當初
神秀就工夫言惠能就本體言其實工夫本體
不是二事即如惠能何曾廢得拂洗功夫後人
因見惠能得傳衣鉢便說超悟說第一層事丟
却拂洗工夫故檀溪以後佛法流布中國所在
高妙只是做佛不成衣鉢亦遂不傳則超悟之
說誤之也孩提知愛長即知敬只被一箇自私
塵了遂看親兄的身與我的身是兩身遂不愛
敬若去得這一層自私的塵仍然知愛知敬虞
廷相傳只從道心人心上分明更無他說又云
必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者而後能實用其力來
謂除却戒謹恐懼更何力可用戒謹恐懼正拂
拭願再賜批駁

三

使來得五日書喜聞丁寧之誨此生何幸一云
學聖人之道而不得為聖人則蓋棺有遺憾俾
來戚然於心自惟行事不踰常人而安敢稱說
聖人然自家性情不可不理會又云聖人立言

只就自家自得處為說吾自有吾自得處而欲求其說以為說似不相似即相似亦與吾不相似誠然誠然來專犯此病同日有荅幼海正言及此幸取觀之雖然未至自得勘前人之說若與吾說不相涉既自得則吾與前人原無兩說其有不相似者蓋文義意見雖已知其如此然猶有其說與吾說兩件在心其去自得尚遠若謂自得之後猶有其說與吾說不相似則或註解章句乃可耳聖門求仁只是克己已者知有己不知有人凡自利自是皆是己克得己盡自然己立立人已達達人真體流行便是仁無他入聖只此入聖無他入神只此入神幼海每以實體為難空言為羞蓋誠切磋至言來所為以磨刮積累為言者正欲實體諸身見諸行事不徒付之空言而已佛氏有言自悟脩行不在於諍故能行事上磨刮乃為真磨刮願與翁共勉之母徒取空言之羞蓋棺之憾

批教云須要識得本來面目則拂拭即本體未
識得拂拭止是拂拭此語參透觀體之言來安
承教矣至人心道心之說即從朱子未為不當
吾輩於聖賢話頭須是以心體會前書所謂從
吾自家自得是也如尊德性等說即如陽明操
戈於朱子之門不害其為朱子之忠臣也若無
甚悖戾即從之又何必一槩輕易更改鄙人有
格物一說亦操戈陽明之門自謂不失為陽明
之忠臣也前人之言各從所見註解之同異不
害其為同異也今且置之但願與翁實體所見
日嘗拂拭毋徒知而莫成則公之大惠亦鄙人
所願效於門下也來不識本來但知拂洗意淺
氣浮不能含蓄願有以鞭策之

五

將無以操戈之說為動氣乎李延平與羅博文
書中有元晦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
頭體認來所以好說等語故前書不覺引用直
見得吾徒辨難只求一箇是今人見陽明與朱

子少異便說陽明為操戈不知朱子當延平面
前亦是如此延平不以朱為病已若使陽明當
朱子面前未必朱子以陽明為病已又云吾人
但知明於人不知明於已若一身而兩人焉孰
為夢孰為覺然自達者觀之則以夢為覺以覺
為夢夢真而覺妄也當夢不疑而覺時有疑也
毋以人心道心之說為依傍前人為明於人乎
夫夢無定體由人推詳故覺為妄吉凶疑預之
心也此夢妄覺亦妄也道本覺體詳者入夢夢

真覺安得遽謂之妄人心道心某却明於已者
請將孺子入井章一驗之怵惕惻隱是何心納
交要譽是何心此即道心人心之別也不成納
交要譽蓋指為本體耶堯舜就心上言大學指
出意來使人知下手處堯舜雖不說出誠意致
知格物等語其實執中云者正心也人心道心
便是意惟精便是致惟一便是格中庸雖不及
格物致知其實擇善即致知擇而執之即格物
惟其有人心道心所以要擇其偶見此稍清切

不曲強附公說若強附又明於人不明於己矣
至於形神真妄尚有辭如能俯聽則不必離聲
色脫貨利而公所謂神者只在聲色貨利之間
但討一箇明白耳前書正念二字即來書所謂
自得所謂本體所謂達所謂神皆在其中或者
未之細玩歟書成偶得數語 夢時原是覺時
人肝肺還他夢裏親識得覺時仍是夢難憑妄
處認為真一泓流出分涇渭廣座儔中辨主賓
此是虞庭真的訣不妨饒舌為君陳

六

前不知駁批之意偶檢象山集中云解者多指
人心為人欲道心為天理此說非是人安有二
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乃
知公之說本象山即如此何嘗不可但與解者
無大相遠各有所發不必以意害之五經出聖
人手自無病其餘註解有是者未必句句皆是
有非者未必句句皆非吾人但取其明白有得
於心易曉於人者斯可耳即如程朱解易多有

同異豈必彼之皆非而此之皆是耶孟子曰仁
人心也即道心之心原不是為虞書註脚即人
欲亦有可欲之善之欲此皆各有所指不必援
此證彼一一附會之也且如有一心又有一放
的心又有一求的心如將以文泥之則一語不
可措矣若謂學必要有箇主腦此則近時講學
主腦格套聖賢立言不過一時指出使人知所
入處言工夫而本體自在言本體而工夫自在
非如舉子做文義棟一箇好字命題句句粘著
方為稱旨辟如尋迷失人的賣着招紙去尋不
賣招紙便尋不得此原不是親人若是親人何
須招紙一部論語都是主腦原不說出一箇主
腦某於良知幸覲體願與翁置此弗談談其所
謂脩者誠脩之則良知自在矣孟子以前未有
良知將無箇主腦耶

橫槎集卷之十

僊居吳時來惟脩甫撰

門人橫州葉陞

顏必澄

錢應龍

陳禹卿輯

雜著

詩說 戊午

三人被遣而南途次取古今詩相比評得李太

白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之句前人謂其忿恨決絕不如谷風母逝我梁母發我筍為眷戀反顧得優柔平中之道旨哉其言之也及明妃諸曲獨取樂天而王介甫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謂其悖道殆非以意逆志者耶介甫之意即樂天若曰漢恩自淺胡恩自深而所樂相知心者在漢不在胡也孤臣軼士不得於時往往攄憤陳詞託去婦以見志而說詩者當論其世即如白詩豈其遭放逐之後追悔當時謬從永王故以此自明而以謹始之道戒後人歟子儀見余為此語則曰子所論去婦詞誠足以發前人之隱矣然若此類甚衆子將奚取余曰離騷哉儒者去就槩以孔孟為正而過屈原不知孔孟在行道不在得君故可去可速然父母之國則遲遲去齊三宿孔孟亦曷嘗悻悻決絕無情哉若屈原楚之宗臣與宗社相休戚憂愁悲憤至死而不可去蓋無怪焉特不知原之所憂愁悲憤者果欲明已志興宗國平治天

下抑止戀戀君相間而已是不可知焉原漢曰
若謂賈誼何如屈原余曰誼虞明憂治志誠嘉
矣柰之何身不見用怨嗟不平以至於死其知
命忘形等語徒托之空文而卒莫能遣其無聊
之思以原視之則過也子儀曰蘇子瞻在黃在
惠州為屈廟赤壁等賦韓公廟碑超然不為世
事羈束然則過誼遠甚曰子瞻偉矣但遨遊狂
放亦歐陽永叔所謂我為大不為小之累則涉
於肆而無憚故茲遠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作書
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等語亦去婦之
忿恨決絕者也辟之醉人酩酊固醉佯呶屢舞
亂俎豆亦醉高拱深揖恭敬而過亦醉二兄曰
然則吾輩宜何如而後可余曰貧賤哉貧士不
惡貧先富後貧斯惡賤士不惡賤先貴後賤斯
惡知道者能常貧賤富貴能貧賤則不淫夷狄
患難能貧賤則不困惟能常貧賤者可以免矣
二子曰是乎哉

別說 戊午

舟瞰彭蠡子儀欲道九江汎洞庭入都勻乃作
別說以處我二人且索所以處之余曰別則別
矣又何說焉不見湖之漁人乎方乃颶風東作
吹浪若山衆皆拏舟爭避寧所漁人鼓棹冷然
御風而趨與波上下窮其所之而後還彼固常
於風波者柰何以風波懼之子粵人不聞合浦
採珠人乎左執筐右執杓閉息如龜沒頂如鸕
鷀踰時而不出頃更有吞舟巨魚裂波而至衆
皆喑然謂其為魚腹中矣彼採珠者以杓鼓水

潛遊水底杓中魚鼻魚翻然仰天彼採珠者且

行且伏不知巨魚之殞其杓端也

其彼

志於螺而

猶若是故魚常於淵不知其為淵身鳥常於林

不知其為林身漁人珠人常於風波不知其為

風波身茲別又安非我常也是故離邦去里吾

不謂憂歲月淹留吾不謂懼吾所深憂大懼者

唯在不聞道然則何如靜焉以觀動而行之敦

吾初念以及乎死之日幸而與子會也則將乘

巨鯤負大珠就觀海之庭以問揖益若其未則

死葬蠻夷中吾亦無悔舍是無以為說矣

潔說

李生華顏以潔名齋吳子曰何謂生曰祖有官於廣者潔不受里甲雞黍之饋故慕之吳子曰必爾則必居官遇其事為一芥不取而後可潔名不爾則終身不得為潔可乎為潔有道得其道不期潔而潔不得其道雖潔其名而汙其實伯夷叔齊古之潔人也孔子稱夷齊不曰潔曰得仁夫夷齊之潔以讓國也當使孤竹君無立弟之意伯夷貪輕千乘之名無故而逃叔齊亦不顧有後與否亦無故而逃則孤竹之宗祀將由二人不血食則且為不孝矣求為潔得乎其餓死首陽以不食周粟也牧野未師之先就養文王者獨非伯夷耶善乎孟子之論伊尹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遠為潔近亦潔去為潔不去亦潔何者潔莫潔於仁也得仁則傳食諸侯受金百鎰不害其為潔苟不得仁則不食母兄猶為大貪故伯夷不期潔而

潔今之人期為伯夷而不得潔是故君子潔其
心毋徒潔其名今吾子徒知潔之慕而不知自
潔其心未有不見色於簞食豆羹者也誠知所
以自潔其心則無所往而不可為伯夷矣

廓然說

董子有疾吳子往問而與之論學董子栗然自
病其執也曰吾其為廓然子其說之吾其以為
藥石吳子曰定性篇盡之矣吾又何說雖然子
既病夫執也則廓然矣雖然子將去子之所執

者以求夫廓乎抑就子之執而進以廓乎夫去
子之所執者以求吾之所謂廓則吾不能說如
就子之執而進以子之所謂廓則吾能說之夫
子今日之所謂廓何莫非昨日之所執焉者乎
然而昨執而今廓昨一切執焉見執而不見廓
是為執執今一切廓焉見廓而不見執是為廓
執揚子之不拔一毛與伯夷之一介不取何異
墨子之摩頂放踵與伊尹之若撻厥躬何殊彼
豈非聖賢其心實見其是而必為之而孟子至

比之禽獸何以故盖有其意之也意故必必生
固固成我學術不明人執其意見我見而不見
人見執我我也執人亦我也遂至徑情直行而
出於天性之外謬釋邪解自以為得此揚墨所
為亂天下也子而病焉吾知免夫猶懼子之去
執而求廓也廓不離執執不離廓堯之命舜曰
允執厥中舜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聖人不
能不執見廓而知執斯其廓愈密見廓而不由
執則自大而或至於狂廓者中也天之道也執
焉者致中也人之道也在天皆為道在人皆為
事吾人終日由於人事之中夫苟得其廓然者
以為應事之主則曲禮三千經禮三百皆廓然
也存之在我則曰執中見之政事則曰用中願
子見廓而知執也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
非禮弗履夫非禮弗履必由大壯然執亦不易
矣故孔子於顏子而告之以克己復禮禮主其
執惟顏子能之故願子之勿去執也董子曰微
子說幾為吾廓然病矣

李生宗性字說

李生潤問字於董子董子曰夫潤莫如宗性性
何以潤也子而潤夫性焉性斯潤矣子而不潤
夫性焉則性弗之為潤矣生又以謁吳子請申
其說吳子曰大命之謂性性之也率性之謂道
道之也脩道之謂教教之也故曰自誠明謂之
性先天者也自明誠謂之教后天者也潤性云
者求盡其所謂先天者也聖人終日先天不離
后天君子終日后天須識先天先天性也至善
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故自明而誠是故潤
莫如宗性宗姓斯能明性明性斯能潤性性潤
則心廣體胖而身潤矣位育而萬物天地潤矣
非必之也性也美珠在淵不過徑寸而岸草不
枯良玉在山不過徑尺而山有輝珠玉非有以
為之也故子欲潤宜莫在宗性而已性自性也
而潤自潤也行而著習而察優而游之使自得
之如膏澤之潤如江海之浸乃所謂潤也不性
之潤則生理枯名之其人寔則癡焉一塊也如

人何故願吾子之潤夫性也

知我罪我說

春秋聖人之大用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聖人作經之精意知其說乃可以明經不知其說則經之意隱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之事春生秋殺繼天而為之子賞德刑罪春秋云者刑賞之謂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欲其出於天子非謂有以假天子之權以刑賞人也有德必賞非春秋賞

之也自賞之也有罪必刑非春秋刑之也自刑之也蒙賞者不曰春秋其必曰知我有德蒙刑者不曰春秋其必曰知我有罪故曰知我罪我此聖人本人心以撥亂作經之精意也為知我罪我之說者以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為罪我以懼亂臣賊子於將來為知我其說殆非矣孟子曰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之先善惡美刺具乎詩詩亡之後善惡美刺具乎春秋詩與春秋皆史也孔子嘗刪詩矣詩之事關其

國王美刺出其國人孔子不罪其國人僭美刺其國王不以刪詩為罪我獨以作春秋為罪我乎若以春秋筆削賞罰當時之諸侯大夫為僭則非春秋以賞罰加之也當時之諸侯大夫自賞罰也夫春秋為懼亂臣賊子尊天王而作欲懼亂臣賊子而身犯僭天子之罪彼豈我能懼耶且賞罰諸侯大夫是為托天子事矣然歸賵求車雖周王亦有詞將何托耶若以為春秋以天自處為天能予奪周天王也則夫無冰有年

日食山崩雖天地不少遜又將何托耶聖人不能加予奪於天地天地自予奪天道不能褒貶周王周王自褒貶周王不能刑賞諸侯大夫諸侯大夫自刑賞是故諸侯不失度天子不能加刑天子不失德皇天不能降罰皇天不失時民物不能怨嗟是故春秋不能誅討亂臣賊子亂臣賊子自致誅討故曰人人得而誅之由是則所褒者非春秋有以褒之也彼自可褒春秋特從而筆之耳所貶者非春秋有以貶之也彼自

可貶春秋特從而削之耳賞罰褒貶彼所自致
春秋未嘗加一意於其間故曰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竊取齊桓
晉文之實事與史之舊文筆削為經定是非以
立教是所謂義也未有無其事缺其文而私加
之也即不作春秋其事其文固在也但是非不
明人心罔攸正如此則春秋實未嘗假二百四
十二年南面之權以賞罰當時之諸侯大夫矣
孔子又何以罪我自居也噫惡而至於亂臣賊
子惡莫極矣而其中之我不能泯焉故人可欺
我不可欺人孰有本心忍為亂臣賊子者乎是
不為亂臣賊子者其天也而敢動於惡為所不
為者謂人莫我知莫我罪也其動於惡而結援
四隣納賂上國者懼也非懼人也彼其我懼也
懼而以計免謂後世莫我知莫我罪也春秋直
書於經以明亂臣賊子必難免萬世之誅所以
彰其肺肝以懼夫萬世之為人臣子懷亂賊之
心者昔趙穿弑其君董狐直書曰趙盾弑其君

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即如逃不越境返不討
賊其罪與手刃者法終有差董狐安能強以弑
君之罪加於盾盾何以直受弑君之名而不能
辭蓋誅其意也狐因其意而誅之盾以其意而
受之盾必曰知我者其惟董狐乎罪我者其惟
董狐乎故受惡名而不敢辭春秋本其我之自
知自罪而定是非昭勸戒誅一亂臣則萬世之
亂臣將動於惡者讀此書如見其肺肝必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懼而不
敢動於惡矣非春秋懼之也亂臣賊子自有春
秋自懼也春秋本其自懼之心撥其亂而反之
所以正夫萬世之人之心故春秋正人心聖人
之大用也人有持雷斧者問之適耕牛於田遇
雷一鳴而牛股震再鳴而牛伏地三鳴而牛震
死雷鳴牛何以震也所謂知我罪我也故懼

原過

或謂過可改惡不可改吳子曰惡可改過不可
改曰何謂也請與肆言之夫惡過之歸也過惡

之藥也過而不改即為惡矣卒然而誅人曰惡人未有不拂然怒者是皆知惡人之不可為也苟知惡人之不可為也必將為善人矣故惡可一旦而去而過終日有焉故過不可改曰過不可改將遂之乎遂則惡矣謂夫不可云者非不可也就子所問而隨聲言之天下無不可改之惡安有不可改之過今人有惡輒曰是過也故惰於改殊不知惰改之為惡也滋甚請與子言過有氣質之過偏剛偏柔是也有習俗之過戲言戲動是也有天理之過周公之不知其弟孔子之諱其國惡是也有學術之過意見聞見之類是也有心志之過知過不改是也氣質之過習俗之過心志之過皆過也流之於惡不難而心志之過即惡矣彼非本心有意為之習之而不知也故謂之過心志則明自知之而自不肯改故自欺苟自而可欺則無所不可欺斯謂之惡情理之過周孔不可得免也學術之過可改也而有不改者溺也告子許行之徒是也過在

術不在心志彼其心則皆可以為聖人之徒也
不知其偏而信其專知其偏則必不信其專有
知其偏而姑強以求勝是所謂自欺也是其過
不在學術在心志今人喜人言已無過不喜聞
過夫合氣質之過習俗之過學術之過聚於一
人之身自幸其平生無過者自欺也語人曰我
平生無過欺人也皆惡也何者彼所謂有心為
之也即如剛偏柔偏此生於氣質也知其偏而
改之氣質之過除矣知之而不改委之氣質而
復行之則將為剛惡柔惡此非生於氣質生於
心志也即如言戲行戲此生於習俗也知其戲
而改之習俗之過除矣知之而不改委之習俗
而復行之則將為言惡行惡此非生於氣質生
於心志也故心志之過即惡矣過雖小不改則
為盜跖惡雖大能改則可以祀上帝人皆以過
為過不知過之為惡知惡之當改而不能以其
改之不勇必責之於其心志夫苟知過之為惡
又知責之於其心志則必能介然去之而可立

於無過之地矣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吉

曲直辨

子曰人之生也直中庸曰其次致曲曲直有辨乎曰有直者有曲而直者有曲者有直而曲者是故曲直之大用焉辟之月然由曲而全辟之弓然矢直弦直而弓曲弦與矢不能自發發必於弓弓惟曲故其發迅原隰之松根達九泉而不曲而巖崖之松根必旁生故原隰之松其枝雖曲不累其幹巖崖之松其根雖曲不易其性何者物情所不能已也物情所不能已皆謂之直是故木不能單直而去其曲仁人愛人不能不曲以達其直直其幹也曲其枝也幹不足繼之以枝枝不曲則幹之生意窮而不遂故君子由曲而生理斯遂周道通八方達八衢其窮也必折轉以通其勢大江東流赴勢何其直耶其行也不及十里必盤渦折漩以成其文水不曲必襄陵路不曲必徑凡直而離其情者皆徑也非直也凡曲而本於情者非曲也直也直道宜

莫篤於父子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曲以仁也
直道宜莫敦於兄弟矣封有庠而吏治之曲以
義也聖人由曲直行而非為曲直也故舜之封
有庠孔子之微服過宋暈亡往拜之類是也其
次莫如用曲箕子之佯狂為奴甯俞之貨衍薄
躬狄仁傑之俛首偽朝之類是也其次莫如以
曲自全曹植之馳馬舞劍范蠡之陶王剪之田
宅郭子儀之窮奢極慾是也為箕為甯為狄難
乎其始是故不曲不濟為范為王為曹為郭難
乎其終是故不曲不全為箕為甯為狄曲以國
家為忠范王曹郭曲以其身為智故言而徑必
忤人行而徑必抵物證父攘羊非不直徑而傷
死諫退師非不直徑而怨仁義直道也行之而
徑必亡國廉潔直道也行之而徑必暴民何者
離其情也大孝大忠不能不曲不離其情也本
其情凡曲皆直離其情雖直皆曲是故言有曲
而中者與人有曲以待會者教人有曲以盡材
者曲禮三千三百非作而致其情也所謂直也

微乎微乎其賢聖之達機乎善言曲者莫辨於
易曰智周乎萬物旁行而不流周直之通也旁
直之變也變通者直曲之至也故能曲成萬物
而不遺噫斯其至矣

祭李立卿

維嘉靖四十年歲在辛酉七月己丑朔越二十
四日壬子寄人僊居吳時來聞雲間立卿李
子卒於南寧之旅舍心怖神駭為西向而哭
之將拔履脩弔一日歸櫬過橫州乃備牲醴

拜

立卿之靈而寫以茲詞曰嗚呼立卿遽卒於茲
地也耶東吳西粵雲隔萬里誰為而至此而
卒此遊魂耶余何忍而視立卿之歸耶初余
與原漢赴謫鄉也立卿以姻連原漢接見於
濟上聯舟至吳門謂當與立卿別乃立卿不
忍別從而經錢塘踰姑篾歷豫章入螺江度
茶陵窺衡湘遵零陵陟桂林吾與原漢有山
水之僻所至無一巖穴不沉吟其上立卿亦

無一巖穴不挈策以從立卿在南寧凡三載
雖原漢知命善處窮然使內無嗟吹之音外
無離索之迹者立卿不為無助余每及秋訪
南寧見立卿必勸立卿學立卿正向學稍稍
遠大之期而今已矣嗚呼升之太發轉戚為
讐白首按劍自古已然若立卿豈易道耶余
三人獲罪於天已則執之乃累其親朋至是
極也子儀殞乃甥於茶陵余哭外舅尹翁於
潯州而原漢又立卿之變也豈其親故所遭
亦同耶嗚呼天何意哉將后之恤患敦義者
懼哉我告立卿母以他鄉為悲今原漢與汝
兄弟殮尔形歸汝喪將返葬汝不在九峰之
山則在三泖之濱固汝昔日所傲遊躑躅於
其間者雖不得終於故土猶得葬故土也庶
收尔魂遵舊路以回旋毋復放浪於林菁荒
僻之虛為山蟪所窺昔盧遵從柳子厚之柳
州逮死不悔蔡元定竄死道州而已無愠夫
夫志業豈必身為之其所必致則一而已嗚

呼立卿更奚恨尚

饗

麪虫述

李生饋麪吳子食之李生問何物為寶吳子曰無寶雖然有之寶莫寶於麪虫夫麪虫何以寶也南有國子生者病麪虫日食麪五斗而後安不則症冲彭亨且不免有天竺僧望氣而知之無故而求近其居不言而贈以五千金國子生疑其害已也徙避之山中天竺僧又望而知之

隨至其所避地國子生怪而問之天竺僧曰子欲避我終不可得子有寶在子之身而子不知子則病矣子如吾肯吾能為子取之而病且即愈夫五穀之精華結而為寶麥處其一焉今為麪虫在子之腹於是天竺僧又以五千金贈之啖以一九藥而麪虫遂下國子生病隨愈天竺僧得虫五色射人盛以金盃持而煉之海濱七旦夕虫益有色神光如虹上接天下入地於是携國子生觀海藏海仙龍女獻還張雷化劍二

國子生曰躍乎神物矣天竺僧曰冤氣所結麾而去之又獻摩尼之珠大如拳國子生曰美矣天竺僧曰明於晝不明於夜麾而去之又獻夜明之珠大如升天竺僧曰明於夜不明於晝又笑而去之乃拉國子生騎麩虫躬入海中水裂開如平地直底龍宮取莫能名之珠而還夫國子生有寶不自知而天竺僧取之今有麩虫在子之腹而子不自知子如吾肯吾將為子取之與子同觀海藏取莫能名之珠與子共之

鳳鷄述

何生有其家鷄一愛而食之未幾為隣人所攘求之不能乃獵之山得一雉毛色有采揚揚歸語其家之人曰家鷄毛色何如野鷄有彩也飼之不二日而飛去乃怪其不為家物也又求之偶得其家鷄所生鷄則揚揚然手擎而市叫矜矜以為已得也及歸而鷄已瘦死乃又從市中拾得一雛懲其瘦故癡癡然飼以糝糠和以粟米曾漲喉結而又強餒之鷄卒飽死於是問養

鷄之方於山人山人曰子之家鷄在子之窓中而未嘗亡也而未之得求也子之所拾之鷄非子之家鷄而誤求之也子盍求之子之家中於是歸而求之而前所失鷄果在其柵中以復於山人山人曰吾斯以為子之鷄未嘗亡也雖然在子善養之而已養之宜何如不饑不飽食之以時於是何生知所以養其鷄如山人言一日而鷄生明日而長又明日羽變翹起又明日而化為錦鷄何生不勝其喜去語山人曰吾不意鷄能為鳳如此山人笑曰子以為鳳乎吾視之乃子之家鷄耳語所謂天鷄信然哉



樂藉為鳳吹此山人笑曰子必為鳳乎吾賦之

八乘之及鳥一品子謂之鳳也然亦又明曰



